

# 「他」與「我」的對立與和解

## ——《他者》觀後感

【佳作·林甘泉】

### 壹、前言

民國 100 年 12 月 11 日是一個飄著細雨、帶著些許寒意的星期天，有個規模不大的遊行，在這一天借用了忠孝東路的兩個車道，從捷運忠孝復興站走到臺北市政府前，試圖引起社會大眾注意一件就在眼皮底下發生卻幾乎視而不見的事實——在臺灣有 42.41% 的外籍家務移工全年無休的工作，而且完全不能外出。

在勞工意識與相關立法程序已漸趨完備待臺灣社會，這個複雜的問題產生於一種在難以界定的工作型態及未被重視法定權利的身分下，外籍家務移工必須接受雇主認定的休息形式，可能一整年沒有一時半刻可以享受外出自由及不必待命的休假。

那一天我也在遊行之中。我為社會上還有這樣一群人、還存有這樣溫暖的良知感到驕傲，因為這些為外籍移工站出來發聲的，不是他們本人，也不是他們的親人朋友，是一群或許素未謀面、但無法坐視不公不義發生的少數群眾。然而就是因為這層沒有利害的關係，讓這場遊行的初衷更顯可貴。

只是又讓我覺得遺憾的是，如果今天朋友沒有邀請我參加這場集會，或許我不會注意到臺灣社會中有這一個族群正遭受到如此對待；如果沒有親臨現場，或許我無法感受 42.41% 全年無休這數據背後傳達的強烈而冷酷的訊息。

我無意影射那些遊行當時正享受假期在東區血拼的臺灣人應該為

他們的冷漠被譴責，因為無關痛癢的原因，不在於人的自私與冷漠，而是這個大環境沒有辦法有效傳達訊息，讓民眾真正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特別是當這些事情發生在所謂的「他者」時，對我們芸芸眾生而言，不會有足夠的精神和腦力去理解他們面臨的困境。

然而必須先釐清的問題是，對於「他者」，我們該做些什麼？我們是否有義務去同理他者並為其匱乏艱困盡一分心力？如果有，其理論基礎為何？我之於我本體，所界定的他者範圍究竟到哪裡？

李有成先生所著《他者》，書寫存在文本及歷史事實中的案例，有善待他者而改變國族命運的佳話，也有因過度膨脹的自我以至於看不見他者的存在的反證。依本書的觀點，大多數主流意識產生的社會氛圍，是一種犧牲「小他」完成「大我」的扭曲哲學，在某些情境下，人可以無視別人的需要，為了自我利益，他者變得無足輕重，甚至可以犧牲。而這樣的過程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日常生活中反覆實踐，以致麻木，無視他者同樣身為人同樣會有的悲傷、受辱、壓迫、歧視、委屈。似乎冠上莫須有罪名，我們就可以正當的不同理他人。

《他者》站在批判強勢文化的角度，呼籲大眾正視這些看似合理卻隱藏欺壓與不公的體制。我在書寫這篇心得時，難免被作者的觀點與情感所影響，基本上我非常認同本書提倡每個人對於他者有一定義務存在，卻還是儘可能抽離本書脈絡，從我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提出一些反省及相關事例，或與書中所述呼應、或背離。總之，我想說的也許是「自我與他者的相對關係是環境塑造的，演員可能流動、角色可能互換，因此沒有人必定是那個完全自我與自利的主體，體現出的冷漠是因為日漸疏離與不信任的氛圍造成的」如果說作者的終極關懷是處於社會劣勢的他者，我的感想總結就是我們都有努力去打破與他者藩籬的空間，而且沒有想像中這麼遙遠。

## 貳、內容介紹與回應

本書可以說是文本及文化研究的合輯，七個章節各自獨立，又以「他

者」的概念串聯起來。在這一部分我會分章概略介紹作者的研究文本及其論述，並分別提出我的想法及相關事例。既然本書以文本為媒介闡述他者，我也多從電影電視及書籍等文化產物出發，試圖回應各章主題。然而礙於篇幅限制，我僅將其中五個章節整併成四個部分做介紹，以期每個部分可以有完整的論述。

## 一、外邦女子路得——從他者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 （一）文本概述：舊約聖經《路得記》

舊約聖經中的《路得記》記述一個摩押女子路得，嫁入移居摩押的以色列家庭中，因公公與丈夫相繼離世，路得便隨著婆婆拿俄米回到以色列地，其中發生的一些事情，讓她從一個外邦人的身分成功進入以色列人社會，並影響了以色列史的發展。

大部分解釋聖經的人對於最後成為路得丈夫的波阿斯有相當正面的評價，一來是他善盡「主人」的職分照顧從外地歸回無依無靠的拿俄米婆媳，二來是他完全依循舊約律法的途徑解決了路得已亡故丈夫所遺留的財產與妻子。

值得一提的是波阿斯與路得的曾孫大衛，是以色列第二位君王，於是以色列王室的家譜中，就出現了這麼一個外邦女子的名字<sup>1</sup>。路得的例子正說明了他者是可以成功融入新社群中，並且因為他者的加入，群體得以有所成長。

「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這是路

<sup>1</sup> 事實上路得並非第一位進入耶穌家譜的外邦人，《馬太福音》第一章耶穌的家譜中寫到，波阿斯的母親喇合氏，其實是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時在耶利哥城幫助以色列探子躲避追捕的耶利哥女子，也因為她這樣的舉動，使她順利歸化為以色列人的一份子。喇合與路得兩個例子，正好都是對以色列人有正面助益的兩個外邦人，也印證了克利斯蒂娃認為的：「《舊約》的王權觀念其實是建基於踰越與跨界的行為上的。」

得決定放棄返回摩押地，追隨婆婆拿俄米回到以色列地時做的信仰宣言，展現了她捨棄原生文化的決心，也說明了他者為了融入異文化必須做的犧牲。路得極力淡化自身的國族及信仰屬性，才能讓以色列人信任其歸化的誠意。因此，他者不再是百分之百的他者，藉由一些宣告與儀式，他者彷彿褪去了原屬族群的色彩，披上能夠象徵所進入群體的標記。以色列人藉此得以自己人的身分張開雙臂歡迎路得的加入。

不同於一般對於以色列人待客以禮的正面解讀，本章最後留下的疑問是：有條件的好客之道真能算是好客之道嗎？

## （二）思考與案例：當代巴勒斯坦的主人

針對前一節的問題，我必須先為以色列傳統說句話，在舊約《創世紀》亞伯拉罕接待天使的故事裡，及民數記關於客旅的律法中，善待他者，確實是無償且無條件的。然而以當代猶太人對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事蹟論之，我們很難肯定他們還是好主人。

猶太人，即聖經中以色列人的後裔<sup>2</sup>，在二戰期間因受希特勒的迫害而得到國際社會普遍的同情，因而戰爭結束後，在聯合國的幫助下於其應許之地——巴勒斯坦，也就是猶太人的先祖兩千年多前曾在此建立國家的地方，成立了現代以色列國。這一個決定令當時阿拉伯社

<sup>2</sup> 以色列人與當代猶太人的繼受關係說明如下：以色列王國自大衛王的兒子所羅門王之後，分裂為南北兩個王國，南國由猶大支派及便雅憫支派組成，是為猶大國；北國由剩餘十個支派組成，是為以色列國。北國先於西元前 722 年被亞述帝國所滅，其人民因族群四散及通婚，至今血脈傳承已無從追溯。南國於西元前 586 年被巴比倫帝國所滅，因巴比倫帝國及之後的波斯帝國並未刻意從歷史上抹滅猶大民族，故傳承至今可辨認之以色列人的後裔幾乎都是前南國遺民，便有「猶太」（猶大之變音）人之稱（參舊約聖經《列王記上、下》）

會非常不滿，因為早在猶太人離開這塊土地時，許多阿拉伯人便遷居至此，嚴格說起來，這些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這裡居住的時間還比以色列人來得久。

這個施與猶太人的恩惠，忽視了當地阿拉伯人的存在，也激怒了周圍的阿拉伯鄰國，因此衍生了後續幾十年間，包含知名的六日戰爭及贖罪日戰爭在內的四次以阿戰爭。以色列國有強大的後援支持，屢戰屢勝，奠定了今日以色列領土的基礎，從此猶太人又回到這塊應許之地，堂而皇之的成為這裡的主人。

從電影史來看，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史實，及當代以阿各樣衝突與情結，是非常多產的兩大主題。前者以《辛德勒的名單》及《美麗人生》最為人知之；後者也有許多以此為題的劇情片及記錄片（更多出現在非主流影展），例如：《美麗天堂》、《檸檬樹》、《天堂此時》。



圖 右起為《辛德勒的名單》，《美麗人生》。



圖 右起為《美麗天堂》，《檸檬樹》，《天堂此時》。

這些電影作品大多都是站在「他者」的立場，描述他們在主流族群中面對的壓迫與歧視。有趣的是猶太人在這兩大主題中，前後扮演不同的角色，從相對於德國人的他者，變成阿拉伯人寄居地的主人。

然而我們會發現當猶太人重新回到主人的角色時，他們沒有依循路得記的傳統，也沒有從二戰的悲慘經驗反思，進而善待寄其籬下的阿拉伯人。雖說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種種實在是千頭萬緒，難以說個誰對誰錯，不過這也不是上述電影想要呈現的，它們的主要關懷還是居住在以色列國內阿拉伯人的處境。

我去年十月曾一個人去以色列自助旅行兩個星期，在那段過程中我深深體會電影所述，巴勒斯坦問題的核心在於：猶太人設了一道難以突破的隔閡在他們與阿拉伯人之間。

耶路撒冷舊城的猶太人區窗明几淨，兒童像天使一般穿著整潔地嬉笑玩耍；相較阿拉伯人區的髒亂與居民臉上的肅殺之氣，僅隔一條街便有如此強烈的對比，不禁令人想問是怎麼回事？

從北方山城采法特（Tsfat）搭巴士到加利利海邊大城提比哩亞（Tiberias）的途中，我有機會跟一個以色列女子有段長時間的對話，這位以色列年輕女性的獨立及見識令我相當印象深刻，不過當她敘述到與阿拉伯人有關的生活經驗時，我卻明顯感受到她刻意展現的無知與冷漠。她說到她小時候曾在學校學習阿拉伯文，但她完全不記得學到了什麼，而且她覺得一點也不重要。我則提到我在耶路撒冷產生的疑問—為什麼阿拉伯社區呈現出處於社會底層的樣貌？她認為以色列政府提供給每個國民一樣的就學及就業機會，阿拉伯社群必須為自身處於這樣的階級負最大的責任。不可諱言的，她所代

表的以色列社群普遍持有這樣的想法，這映證了《他者》書上所說，主流社群的成員，通常傾向忽視身處社會邊緣階級的無奈與無助，並把責任歸屬在自身的不努力上。

某些猶太人（我必須強調是部分而不是全不的猶太人）對待阿拉伯人的方式，體現作者提出的另一個觀點：主流社群需要他者，又害怕自己成為那個他者。需要他者，是因為「需要一個異於自己的存在，突顯自我的獨特性」，然而我想進一步改寫這句話——「需要一個低於自己的存在，突顯自我的優越性」做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困境的註腳。

## 二、冷戰與政治他者——國家機器的排他與傾軋

### （一）文本概述：麥卡錫幽靈下三部美國電影

1950年代美國社會瀰漫著一鼓「唯美獨尊」的氛圍，只要有反對、批評政府作為的論調，都會被冠上不愛國甚或是向共產黨靠攏的罪名，參議員麥卡錫為此等極右翼意識形態的代表人物，故將這鼓風潮稱為麥卡錫主義。

書中敘及當時的電影工業起身反抗這種風氣，他們想用電影說明「異議者不等於不忠貞愛國」，卻因而成為政府的眼中釘，一時風聲鶴唳，拍攝這類主題影片的從業人員，甚至是觀影的人，都是掌權者爭相打入文字獄的對象。

本章以三個電影文本為分析對象：首先是喬治克隆尼自導自演的《晚安，祝你好運》，電影主題正是講述50年代的麥卡錫參議員目中無人似的打擊異己，而主角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新聞主播穆羅，試圖壓制其囂張氣焰的經過。這部電影無獨有偶回應二十一世紀初期美國

社會因九一一事件及伊拉克戰爭而死灰復燃的「大美國主義」，有趣的是片中以廣播為媒體，與電影本身古今參照，做為反抗盲目愛國浪潮的媒介。

第二部電影是 50 年代的作品《大地之鹽》，因片中描述礦工階級的被剝削與反抗，在執政當局看來頗有宣揚社會主義的意味，因此用盡渾身解數封殺本片。這部電影拍攝過程中所發生的迫害與抹黑，其代表意義已經超過文本本身，它記錄了麥卡錫主義壟罩下的美國，由國家霸權箝制言論自由，並試圖掌控意識生產工具—媒體的種種醜態。

第三部電影《岸上風雲》是導演伊力卡山為自己在美國紅色恐怖下所為告發而做的辯解，片中主角挺身舉發工會頭子的不法行徑，用以闡述「告發」行為的正當性，導演特意把工會與勞工放在對立的位置，說明了他選擇告發的前提，是他並不完全認同某些影界人士的社會主義傾向。茲將三部電影的基本資料整理如下表：

電影名稱	晚安，祝你好運	大地之鹽	岸上風雲
電影年代	2005 年	1952 年	1954 年
劇情主題	媒體界與麥卡錫主義的抗衡	礦工罷工事件與反資本主義	告發的正當性與工會組織的敗壞
回應事件	21 世紀初期美國愛國主義	50 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	電影界對告發行為的控訴

## (二) 思考與案例：司法偷走的無彩青春<sup>3</sup>

洪仲丘案，一個下士之死，帶給臺灣社會一個關於法治的深刻反省，也激發了許多臺灣男性起身指證在軍

<sup>3</sup> 張娟芬，《無彩青春》，2004。本書為作家張娟芬為紀錄蘇案始末而寫的作品。本節標題借用書名，顯示蘇案最終結果雖然令人欣慰，但因中間冗長過程，原本年輕生命應有的光彩，卻也沒有重新來過的機會。



旅歲月所見識的惡習。然而，同樣是國家機器濫權迫害的實例，我想談論的是一個較不為人所知的，卻拖著拉著走了二十幾年的蘇建和案。

民國 80 年發生於汐止某處民宅，吳式夫妻雙屍命案，天不時地不利人不和的牽扯無辜的三個人，進而攜著這三個年輕的生命及其身旁親，隨之凋零。經過二十多年的纏訟，反覆來往的司法程序，最終於 101 年 8 月 31 日，判決蘇建和、莊林勳、劉秉郎三人無罪，本案定讞。

這案子堪稱臺灣司法史上最多爭議的案件，其中的「刑求」、「自白定罪」、「有罪推定」等辦案及審判上的瑕疵，使得公民團體不得不注視這個案子的發展。

蘇案至今雖已塵埃落定，然而在這一連串過程中，某些曾經受理本案的檢察官、法官，為了粉飾自己草率與不專業行為所發表的言論，卻充分展現了在人民還是相對沉默的年代，國家機器權力的執行者，是如此的驕傲與蠻橫。

當學界、法界、藝文界及國際組織一面倒的指陳案中的重重疑點，高等法院庭長竟以「考試院及格證書我有五張，我三張是第一號的。」為理由，強調他們絕對不可能判錯<sup>4</sup>。隨便、草率，實在不足以形容這些當時把持權力的這些官員。

我不是很喜歡「恐龍法官」這個名詞，這樣的說法等於是一竿子打翻一船司法官，與他們為公平正義付出過的努力，然而由蘇建和案的例子來看，這個名詞道盡社會普遍對於國家機器的不信任，似乎是不無理由的。

<sup>4</sup> 蔡崇隆，《島國殺人紀事》，約第 45 分鐘處。



圖 無彩青春封面

公務員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或多或少都掌握了公眾賦予的權力，執行的過程中犯錯是難免的，不慎傷害他者的權益邏輯上也是可能發生的，然而，在錯誤與損害發生的當下，不應利用公權力去掩蓋或正當化我們所犯過的錯，甚至是為了文過飾非，二度傷害受害者。《無彩青春》記錄了蘇案發生後十四年間事件始末，裡面引述了曾經受命審理本案的江國華法官這樣說：「身為法官不能光是保護自己，如果判決有錯，就應該認錯，再給人家一次機會。<sup>5</sup>」這才是敢於承擔的執法人員展現的風骨。

### 三、帝國創傷—全世界跟著一起痛

#### (一) 文本概述：《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

2001 年 9 月 11 日紐約時間上午 9 時 59 分及 10 時

28分，兩架飛機前後撞進世貿雙塔那極不協調的畫面，相信還深刻烙印在世人心。這場災難造成三千個家庭的破碎，更掀起了全世界對於恐怖攻擊藏在內心深處的夢魘：連美國這樣的世界強權都防止不了恐怖行動，世界上似乎沒有一個安全的角落可以倖免與這樣的暴力。

被動搖的安全感及國家尊嚴，或許是美國在這個事件受到最大的傷害。

然而在整個事件的相關陳述中，似乎只剩下受創的美國人與恐怖攻擊的阿拉伯人兩種身分。隱藏的受害者——美國的阿拉伯人，才是在911事件之後真正活在歧視與恐懼中的人，卻在這一連串的吶喊與曝光中被無情的消音了。

《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寫的正是這樣的故事。911事件發生前，原生於巴基斯坦的主角成吉斯，曾天真以為憑著自己的學歷與能力，能得到美國人全然的認同。他享受身為紐約客和美國人一同站在世界中心的優越感，卻因911事件看穿了自始自終都被當成一個外人的事實。成吉斯進而反省自己過去被當作文化與經濟帝國主義工具的所作所為，並認清了美國企圖支配世界的野心。

本章揭櫫的訊息是，帝國強權的真實展演，就在於其悲痛與屈辱的強勢轉嫁。

911事件後的美國社會，對生活在美國的阿拉伯人甚至是任何中東面孔，帶著一種無差別的敵意，似乎只要是出現在他們面前的阿拉伯人，就等同於策劃恐怖行動的冷血殺手。美國實為報復恐怖行動而展開的阿富汗戰爭，帶來的傷亡與損害絕對不亞於911造成的結果，然而在美國打著正義旗幟一意孤行的軍事行動下，死傷無數的阿富汗災民，從未在帝國強權的決策的中被當作

真實存在的生命。

本章的主旨可以回應到作者在「緒論」評論前英國首相布萊爾的一段話：「布萊爾可以對一千多位死傷的英軍及其家屬致歉，並且把《一段旅程》的預付金與日後的版稅全數捐贈英國軍團協會，以幫助傷亡軍人家屬，可是對千千萬萬死傷的伊拉克人卻只有遺憾，並無一絲愧疚，也無一語道歉。」正說明了帝國強權的眼中，英國人與伊拉克人之間、美國人與阿富汗人之間，生命是有輕重差異的存在。縱使非意欲以「輕」生命補償帝國的損傷，而任其犧牲於戰爭之中卻是可以忽視的必要之惡。

## (二) 思考與案例：《賽德克·巴萊》與臺灣原住民處境

《賽德克·巴萊 太陽旗》上院線時我就去電影院看了，上集我看了兩次，下集看了三次，從各方面來說，這是部我非常喜歡的電影。



圖 賽德克·巴萊電影海報

我在這裡把討論焦點放在賽德克族對於自身命運走向的無助與無奈，以呼應文本中身處邊緣的他者在帝

國主義強勢壓制下，沒有自主權及生命權的困境。臺灣割讓給日本這個歷史事件，是清朝種的因，臺灣所有人必須承受的苦果；在這個交易中，島民沒有發言權，完全任人宰割，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迎接政權的替換。

賽德克人不是沒有努力接受命運過，只是當日本殖民政府的剝削與欺凌到了一個無法忍受的極致時、當身為人的主體性與完整性逐漸抹去時，他們必須起身反抗，即使粉身碎骨。《賽德克·巴萊》是一個起身抗暴，為了成就一個真正的人，不惜犧牲生命的故事。「真正的人」意謂具有生命的完整性，一個被視為有重量的靈魂。儘管代價如此慘烈，賽德克人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的渴望，成功向世界傳達了。

日本統治下的賽德克族人、或是今日活在漢人多數臺灣的原住民族，在經歷了這樣的過程中到底失去什麼？異文化的宰制與壟罩下，究竟把什麼東西從她們生命中剝離了，當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時，鮮少意識到這是個相當細膩、必須訴諸個人與群體經驗的問題。因此很多人難以理解居住在山區部落的原住民，為何寧願冒著土石流的風險，就是不願遷居到安全的平地；或是宗教團體災後為原住民重建的房舍，為何就是不能符合原住民的需要。當主流社會面對許多原住民族提出的需求，常常因為不理解，而忽略這些呼求對其個體的重要意義。

臺灣還算是族群間相當和諧的社會，然而我們還是不得不預防強勢文化對他者的壓迫在自己身上發生。對一個屬於相對多數族群的「平地人」、或是掌握公權力的「公務員」來說，重要的工作就是創造少數族群發聲與再現的管道，細膩的思考他者所發出的訊息，不要讓這些需求在訴諸「多數」與「效率」的大環境下被消音。

霧社事件不會再重演一次，因此我們更要確保真實

的平等能在這座島上實踐，微弱的聲音不被吞沒，每個人都是「真正的人」。

#### 四、全球在地化與跨文化轉向

##### (一) 文本概述：麥當勞與臥虎藏龍

《他者》第六章與第七章的主要脈絡是在文化全球化下進行，作者細細爬梳許多因全球化產生的現象，並說明其代表的文化意涵。我會把這兩章的主旨當做一件事的一體兩面，「一體」指的是飄洋過海的文化到一個新地方，遇見另一個文化，必然產生的碰撞，而全球在地化說的是輸出的文化如何被改造，進而適應當的原有的文化；跨文化轉向是指文化企圖跨域時，其自我詮釋或被詮釋為另一個面貌的過程。

麥當勞企業的標準化的生產模式，是現代社會工具理性的典型。當我們無論旅行到世界各地，都可以預期在任何一間掛著黃色 M 字大招牌的麥當勞，用差不多的價格換到差不多的味道，這樣的一致性是現代性的特色，也被認為是麥當勞成功的原因。然而學者凱爾納在台中市區內麥當勞看到的現象，是個有趣的全球在地化案例。他看到有學生在麥當勞裡看書、有年輕人在聚會聊天，而這是在美國麥當勞看不到、想像不到甚至不被允許的現象。原本單純為了「吃」而存在的麥當勞，來到臺灣被轉化為一個休閒與社交空間，這是一個跨國企業融入在地色彩的典範。

電影《臥虎藏龍》奪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同時引起對這部片屬性的廣泛討論。以華人世界武俠片的標準檢視，有許多片段相當詭異不何常理，而對電影學院的評審及廣泛的西方人來說，《臥虎藏龍》帶著東方濃濃的禪意，讓他們理解東方文化的那不可言喻的哲理。這

部電影是跨文化轉向的成功案例，卻也令人不經發問，究竟這是一部佯裝東方色彩的好萊塢電影，抑或是迎合西方口味的華人電影？

## （二）思考與案例：《血色海灣》鏡頭下的文化碰撞

《血色海灣》是 2009 年美國拍攝的紀錄片，揭露日本和歌山縣東牟婁郡太地町當地漁民每年屠殺約 23,000 隻海豚的事實，獲得了 2010 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

劇組為了捕捉漁民殺害灣內海豚的真實景象，與知其來者不善的當地勢力上演諜對諜的戲碼，當然最後他們成功拍到了，電影才能上映。清晨漁民們神不知鬼不覺的出動，將魚槍刺進海灣內海豚的身體時，海豚的血液染紅了整片海灣。大部分看過這部電影的人都不免為那殘忍的屠殺畫面動容，咒罵日本人的冷血與冥頑不靈。只是對我來說，還是有那麼些不對勁的地方。

誠然對任何生命施以無情的處刑，確實是值得大加撻伐，然而在我們提倡愛護貓、狗、海豚即是愛護生命的論調中，是否預設所有生命是等價的？我們會為了日本人屠殺可愛、有靈性的海豚而憤怒，卻沒有人會為了一隻螞蟻生命的消逝而嘆息，彷彿在動物的世界裡，生命的重要程度也因為人的主觀感受而有了差異，紀錄片中不斷出現拍攝者對海豚的情感以及把海豚擬人化的片段，更加強了我的想法。

我想引伸的是，這部片的主題不只是人類與環境的衝突，我們應該後設於影像的觀點，以文化衝突的方式去理解它，既然特定種類的動物其生命是否重要性，係因不同文化不與他人有不同的主觀感受而定，既然如此，我們何必強迫別人接受我們喜好順序？西方世界對於日本的呼籲，不是「請你們尊重生命！」，而是「請你們尊重我認為重要的生命！」



圖 《血色海灣》電影海報



圖 《美味代價》電影海報

我想用另一部紀錄片《美味代價》來支持《血色海灣》是個文化問題的觀點。《美味代價》是一部譴責美國食品工業在生產食用肉品的過程中，無視禽畜痛苦的一貫化生產流程。這些動物生理及心理上持續承受極大的壓力，從他們出生到擺放在人們的盤中，從沒被視為是有知覺的生命。這部紀錄片顯露了美國飲食文化對這些食用動物的苦難後知後覺，我們卻在別的地方看到他們急著對日本文化中的捕鯨傳統指指點點，《血色海灣》實則體現了東西文化的衝突，在國際社會面前利用電影隔空交戰。

因此，當我們在評論及判斷一個現象的是非對錯時，不要忘記文化差異很容易造成我們的誤判，掌有公權力的人更應慎之，忌以個人的價值觀加諸在公共政策上。

## 參、結論——打破自我、善待他者，是公門修行的起點

在本文的最後，我想以「他者」理論概述我對現今社會的觀察，並試圖以關懷他者立場，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做為本篇報告的結論。



## 一、觀察：公務員與民眾是互為表裡的他者

在公務員與一般民眾的對立氣氛高漲下，另一個族群之間的隔閡似乎就要發生，民眾不希望再遇到被公部門刁難的狀況，公務員也不希望因為社會大眾在經濟上的相對剝奪感，自己就要被汙名化為「只要蓋蓋章的鐵飯碗」。我可以在政論節目中聽見兩個族群論述對方的不是，他者儼然產生，假想敵的存在總是有助於發洩心中的那鼓悶氣。

### 方案：階級可以翻動、感情可以流動

追溯所有「他者」發生的源頭，我們發現所有的他者，都是從跟我們一樣的人當中被建構出來，因應當時對立的立場所產生出來的虛擬身分。然而立場是一時的，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流動才是真實的，我們不應限於「他者」黑白分明的陷阱，試著釋出善意，去感受人與人之間自然流露的溫度，所有對立與敵意的情緒，便能得以消解。

## 二、觀察：當他者的他者性日益強烈

不幸的事實是，我們並未因科技的進步而打破與他者之間的藩籬，反而經常資訊的複雜與誤導，讓我們對於他者的偏見與迷思漸趨強烈，我們明明有更多機會重啟互相認識之門，卻選擇對重要的資訊是而不見。

### 方案：「有所作為」是創造奇蹟的開始

如果蘇案沒有蘇友辰律師一開始的堅持，就沒有真像大白的一天。如果沒有穆羅勇於揭發麥卡錫的蠻橫專權，美國言論自由的實現或許還要遲來一、二十年。我們若能用心審視所有「理所當然」下的基礎假設是否合理，去凝視「他者」畢竟跟我們一樣身為人的本質，並在這一切的理解建立後，勇於採取不同於眾人的行動，我們就是改變僵化體制的開始。